新刊鳳洲先生簽題性理精纂約義

論題

○學者有三弊

性理精纂約義卷之六

總論爲學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於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二者無益於德君子弗之學也○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訓詁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學不

貴傳貴於正而已正則傳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

胡五峰曰學欲傳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傳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學必習習則熟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以反求諸已為正法以言人不善為至戒○静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易動然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知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

陳潛室曰記問之學雖傳而有限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

○聖人不自足

○意味氣象迥別

○為學大益

○摘華茹

饒雙峯曰君子之學不守諸約則泛濫支離固無以為反約之地不致其博則狹陋偏黨亦無以盡道體之全

吳臨川曰勉生於不足不勉生於足不足則勉勉則進進則不勉不勉則止昔之聖賢兢兢業業孜孜汲汲不自足故也○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如蠋駑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

程子云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張子云為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龜山云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為工誇多鬥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摘其華不茹其實畜德而反約

賢○學問不在多言○工夫只是一般○緊切下工夫處○煉丹養物○捕風捉影○拙法妙解○自是一般甘美○射中紅心○參者最是此一事為要

也○延平云學問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認天理○朱子云聖賢所說工夫只是擇善固執論語則說學而時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所說不同工夫只是一般○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工夫處亦學乃其中之一事○讀書如煉丹又如蒸物初時烈火然後漸々慢火養○為學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去去之藥不又舍此拙法而別求妙解也○指學到熟處言如梨柿生時酸澁到熟時自是一般甘美○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中而已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管知射雖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則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為中也參者最是此一義為要所以孔門是教人求仁也○黃勉齋云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即焚遇事即應惟務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自然不動而持守始易為力若利欲為此心之主雖更強制而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太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為人

存養

程子曰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持敬

程子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

真西山曰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

○誠則達乎天道
○百聖相傳
○聖人相傳一箇敬字
○聖門第一義
○聖賢旨明

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御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覆之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兼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朱子云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欽明舜溫恭○聖敬日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

人性本明如寶珠沈溷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人性本明若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

○攻圍拔

○ジ 猶中炮

○外

○用工知

没井

○清淨中一物不可

○著 公念終

○襯

○靜后見萬物皆有

只此便緊〻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圍拔守人欲自然消去矣○欲立則

義在其中伊川所謂聯諸求諸外是也○南軒云用工如服藥漸服漸有

主靜

黃勉齋曰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旦晝之牿以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

伊川指面前水盆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搖動朱子云虛靜則心容最無不道

問程子云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是指聖賢而言否陳潛室曰靜觀物內自會靜者未之固是聖賢如此吾人體

亦豈可不見此覺吟靜却不分聖賢

省察

張子曰心大則百物皆通（通則無窒礙）心小則百物皆病（病則有窒礙）

張南軒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愼其獨

[illegible]

知行

程子云能明善（明善之所在）斯可謂明也已能守（持也）善斯可謂誠也已（真實無妄）

○程朱度越諸子

○聖人教人兩字

○知聖人為大中至

黄勉齋曰為學之綱領致知力行而已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渾然於吾心而無所虧知之不至則如擿埴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敝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

曾蕃云二程以格物致知為先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聖人教人只知行兩字

致知

程子曰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為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為甘則人不能以蘗亂之矣知聖人之為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説惑之矣

正

○儒者內外合一之學

○目無全牛

朱子曰務反求者以傳觀為外馳務傳觀者以內省為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其臨用曰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固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

程子云真知與常知異嘗見一田夫曾被虎傷人衆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衆二尺童子莫不知虎傷人然未嘗真知龜山云知之未真雖能勉強而固執之未又當於道也若夫物格而知致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

力行 附克改過存心制事辭受出處等事

○任[illegible]改遷之象

胡五峰曰自反則裕責人則蔽君子不臨事而怨已然後有自反之功

真西山曰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其為遷善改過之象其即過勿憚改之意也

程子曰天下之事有善處之雖悔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為害○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人所應惟君子能之

二者又義命有自合之理

胡五峰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

程子曰利者衆之所同欲也專欲利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仇

呂藍田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癰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

○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

○學莫先於義利之辨

○蓋學無所為而然

故而不受焉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於義故中國受室養弟子以萬鍾為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

胡五峰曰人欲盛則天理昏天理素明則無欲矣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

張南軒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者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

以義利之分也

程子曰聖賢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謂坐視成敗也）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而冀其引久苟得為之孔孟之屑為也○知幾者君子之所獨非小人之所及也穆生為醴酒而去免於胥靡之辱姜肱為土室之隱免於黨錮之患薛方守箕山之節免於新室之污其知幾矣○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道不偶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知足退而保身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者有清介自守不屑世故者雖有得失大小之殊

○百尺竿
頭進步
○塞中率
置先物
○孤軍得
遇強敵
○病藥證
驗
○一切兩
段
○全發傳
心之要法
○君子路
上人
○一事兩
端
○堯舜禹
相傳家旨
○聖人分

皆自高尚其事者也

謝上蔡云學者纔有所得便住唯顏子善學欲孔子有未見其止之歎須是百尺竿頭更進始得○程子云日畏其物欲事不得放過便其充下塞中率置先物須以理勝他此必不制人也何畏之有○朱子云克己亦無別法譬如孤軍卒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當下驗克驅只是一場閑說話矣○李延平云受形天地各有一定之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後身明道使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堅發術心之要法也修已東萊云大凡人所向若王所存若實信其所當信私其所當勝身進學而不敢虛騖習事審細而不敢忽躐如然則雖所到或處或近變是君子路上人也朱子云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精一執中堯舜禹相傳家奇○非惡而揚善然至人然人為義之禁舜治身分別身之是非治家邑

為善之意 ○直上直下之道 ○文王獨見之明 ○士人第一步 ○丈夫當如此 ○言不可不重 ○鏗訇鏜聲

分別家邑之是非推而州路天下莫不皆然其直上直下之道○敵山云方太公釣於渭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南軒云廷對最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公其是第一步其時可歎則無往而非歎○曾[illegible]云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為處則有守大丈夫當如此

言行

程子曰聖人之言其遠(高遠)如天若不可階(梯也)而升也其近(淺近)如地亦可得而憑(依也)也○凡諫說於君論辨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司馬涑水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鏜鎝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

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扣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鐘鼓

胡五峰曰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先義而後行故無不果之行

教人

程子曰安定嘗云任其自為聽其不為則中人以下多自棄矣此聖人所以貴於立教也

朱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

人倫

程子曰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羅豫章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為福陋哉

朱子曰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

黄勉齋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人

○朋友紀綱人倫也

道化為夷狄矣。所戾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盡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疎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謬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乎人倫者也，可不重與。

○家人以剛為善

許魯齋曰：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理，以恩守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為善。

范華陽曰：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為不足；與不如己者處，

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

朋友之其庶几

古人重朋來之樂

第五倫不私

則自以為有餘（對自足之心也）自以為不足則日益（增益也謂不足日進于足也）自以為有餘則日損（損有也謂自損其餘）

胡五峰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如攻玉石之攻病狀患也）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受着相不逆耳意）

人能攻我實病（言求益實之善言也）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庶或近也）不然

其不相陷而為小人者幾希矣（陷惡不才之謂也）

黃勉齋曰斯道之顯晦（明晦不明也）繫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

而明德性以相觀（觀感也）而善才然獨立（孤立之貌）而無與為侶則學問廢

而識見淺繩約弛（準繩約束也）而怠慢生（謂無相觀之資也）古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論語有朋自遠方來）豈

不以此與。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

何程子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

○中初不可一月無侯無可○春風中坐了一箇月○程門立雪○楊龜山賢人見我賢人所久

良父子之愛本是公緣著些心故便是私欲謝氏云中頗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侯無……

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不得聞吾過矣○伊川來云朱公掞來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

一節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

雪深一尺子雲言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退之言古之

學者必有師師所以傳道授業解惑然后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

六經

程子曰詩書載（具也）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拂（逆也）民之欲而強其不能也所以防其欲而使之入道也○多識鳥獸草木之名非以傳文也所以由性情而明

〇談經有四病

物理也

讀書法

楊龜山曰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意言象數之表某所自為如

朱子曰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泛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

〇今之譚經者有四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〇二公之意正同
〇郢書燕說
〇讀書方有味
〇便有漸聖賢氣象
〇謝楊所見各別
〇觀書之大法
〇買櫝還

予謂云呂献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既先曾讀者二公之意也卿〇朱子云讀書須是將現未曾觀聖賢立言本意若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中而聖學塞發之言以從己意義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先郢書燕說之謂矣〇昔郢人夜作書遺燕以火不明謂持燭者曰舉燭作書者亦誤書舉燭然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說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任之也國因太治〇朱子云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〇凡為學之道必先至誠虛心養其志意收斂不要書不苟然開卷伏讀必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俱有益然誦筆氣象〇勉齋言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辦上蔡則謂聖人擇婿驚人如此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喜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頭文字看方見得聖人本意此觀書之大法〇程子言今之治經者亦眾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

○開眼便見四字

○漢四百年終始治亂

○士人焚舟計

○史官万世是非之權衡

朱子言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仁義禮智每日開眼便見四字則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亦莫之禦也○程子言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治乱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乱當如何是亦學也觀帝寬大長者能用三傑則知漢所以得天下觀其入関除秦苛法則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基業觀偽遊雲夢則知諸侯王誅疑而叛觀繫蕭何獄則知漢臣多不保終○朱子言讀史當如士人讀周禮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訖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

史學

呂東萊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鯀有無功并殛之羽山）管蔡（見書則誅之）不能毀周公趙盾（左傳晉趙穿弑靈公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

○班氏特起杜張

○班固慨有遺意

○子產立公孫洩之又

[illegible]

簡公是公非擧天下莫能移焉自古有國家者皆設史官[illegible]典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熟而後發[illegible]兢兢慄慄懼也惴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至公大議所在也

劉元城問馬永卿曰西漢酷吏傳班氏特起杜張何也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貴顯至班氏獨以為有子孫以贖其罪故入列傳論者以為太史公之意欲以數后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歎後世人子之孝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其無有深意張湯後至後漢猶盛班固不使入酷吏傳為張先之故也曰是時杜氏之絕也久而不入酷吏傳何也曰杜張一等人也若獨使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已故并致杜周以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鄭卿良霄字伯有既死為厲國人大懼子產以謂是有所歸乃不為厲乃立公孫洩良止以止之公孫

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殺子孔孔子恐為厲而然立之且伯有以罪死立後非義也恐惑民

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不因其為厲也

論詩

真西山曰古者雅頌陳於閒燕二南用之房中所以閑邪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祭為周賢相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祈招愔愔之語爽然為之弗寧詩之感人也如此於後斯義寖亡凡日接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希

程子云興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

○初招愔愔之詩

○有吾與點之氣象

〻〻此詩形容得者無之氣

○杜王是訂子古非非

○含蓄尚陶韋

香不斷樹交花與詩形容得流然之氣〻酒山云杜救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絶出其賦悲勢晉佚非作杜然
以評禾古是非○左傳楚子聞息媯之美滅息以媯歸二子烏不言楚子閒故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乎況
不死其又奚言杜賦謂息媯當如綠珠之死不言何蒔漢史高帝欲易太子呂后使人劫張良畫策良曰上所
不能致者四人以禮招之可來來則定矣卒后其計太子得不易王賦謂四皓豈有為定太子而出從當侯之
為也○臨川云詩以道性情之真十五國風有田夫閨稀辭而後世文士不能及者何也豈乎自然而非造作
乱巽魏追今詩人家其間宏才賞季之士職橫放肆千熟蕪狀字以鍛而揣句以琢而巧用事取其功模擬取
其以功力極矣而識若乃或含蓄而尚陶韋則亦以其不鍊字不琢句不用事而性情之真近乎古也○猶之
也含鍊字琢句之人而尚陶淵明韋應物也

論文

○六経治世之文

○古今不易之至論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経治世之文也。如國語衰世之文耳。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諸是也

歐陽子云（宋人名脩号六一居士）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虚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曜。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

〇列大經而垂万世

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取其最而言則易之畫卦詩之咏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於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事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

蔡之辯列御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韓愈氏出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

○有是一
般生意

○前後文
人道不到

○歐公斈

師友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為兩物而於
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
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
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及此而韓亦未有聞焉是
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
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

程子云聖人文章自然與今為文者不同譬之化工生
物自是一般生意○退之作羅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
王聖明此等道文字意中事者前後文人道不到也
朱子云歐公嘗有詩云汪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為
國謀是第一等好詩是第一等議論○前輩文字有氣
骨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飾耳如舞殊然其間男子

一步說論 ○如[illegible]詩 敵

○申韓原道德之意

○天地何意於仁

類人情道樣色無所不有但只是假底

諸子

老子 [illegible]

程子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illegible]流之獘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為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illegible]張得權詐之說而為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其謂[illegible]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illegible]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illegible]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道也

○我無為而民自化

朱子曰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沖退自守為事故其為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毁萬物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為道每每如此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則非矣○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

○孟子之體用

○為天下谿谷

體用也存心養性擴充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本謂擴而充之可保四海□□仁人禮智也）

朱子云老子言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謂谿谷只是底下處讓人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人爭這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

列子（名禦寇[illegible]戰國時鄭人）

朱子曰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豈子思中庸之旨哉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可見擇掠之端云（天反為一形者皆隨代謝而變[illegible]而生生者[illegible]物者死亦[illegible]）（[illegible]入門反根[illegible]）（[illegible]）

莊子（[illegible]）

○伯夷全其性命之情

○康節近似莊周

胡五峰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也謂之死名可乎周不為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朱子云康節較隱謂其近似莊周

墨子 名翟戰國人

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之學何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嬌偽不情而難行與孔子並稱則退之之誤矣

不近人情也

管子 名仲字夷吾齊人相桓公

陳潛室曰自伯圖之興六抵無不說則不能謀人國政不

詭則不能自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變善詭者城有所不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治兵之法陽為治民以欺其人陰為治兵以壯其勢外假王政之名內脩強國之利逞吾巧於用詭固如是哉嗟夫有為為善雖善實利有意為公雖公實私獨柰何以詭道行之以欺其鄰國則安得不為伯者之私哉管子制國為五鄉分為三軍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置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五鄉為帥帥為之長以為內政五人為伍軌長率之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萬人為軍五鄉之帥率之以寄軍令

○武人根本

○申韓原於道德

孫子

朱子曰鄭厚藝圃折衷云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楊著書皆不及是設人君勞兵黷武之心庸非過歟

申韓

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東坡云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

○循其言可以入道

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

荀子

（名况人尊曰卿戰國時趙人）

程子曰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用也）其言可以入道如有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游（優游寬舒適也）之使自求之厭如飫（厭飫飽食充飽也）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晉人字元凱）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謂三子書未論到是也）初不能及此也

董子

（名仲舒武帝時人）

真西山曰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如曰[illegible]）秦漢以來未有識之

○董子度越諸子

○漢儒近似者三人

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也所謂知其本原者至謂行固有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於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容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惜哉

程子云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

○漢儒以子雲為賢

○劇秦美新

楊子

程子曰漢儒之中吾必以子雲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於不虞以保天命孫於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古之所謂言孫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文中子

朱子曰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

得其規模之大畧

得失至善者而止之是以一見隋文帝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恠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乃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為已任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

一批較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
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擬其間奪彼予此
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或曰然則仲淹之學視荀揚韓
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
本於黄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其文以自見耳非如
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
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　考
其平生意向之所在終不免文人士浮華放蕩之習時俗富
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

○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

○韓愈與孟軻揚雄相為表裏

○聖人言道必及器

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

韓子

真西山曰唐史韓愈本傳云其原道原性師説等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又曰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載撥亂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荀揚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又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

○韓子之功

○近世豪傑之士

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為粃糠（[illegible]）天倫為疣贅（[illegible]）韓子憂之於是

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

（天性之質人合者也）

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

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以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燦然復明者

韓子之功也

程子言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而已

歐陽子

蘇氏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

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

歐陽子今之韓愈

天下爭自濯磨

蘇貴於知道

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
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
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而斯文終有愧於
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
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
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

蘇子 名軾字子瞻眉山人

朱子曰蘇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蘇秦張儀戰國辯明之術之緒餘晚醉佛老佛氏老子之
糟粕謂之知道可乎

論題

論唐虞

○一點浮雲大虚

論湯文

○聖人之任

○聖人之清

○湯文会逢其適

性理精纂約義卷之七

歴代

唐虞三代

程子曰泰山雖高矣絶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於太虚爾

或問湯之伐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聖人之清者也楊亀山曰湯非樂為任文王非樂為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范華陽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

論宣王

○宣王所以去成功

○內順治而外威嚴

論伊尹傅說

總論

○與子以……

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

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

成功也苟使儉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

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程子曰伊尹之耕於莘傅說之築於巖天下之事非一

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

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

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奪興焉

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

○虛心以為天下

○聖人同歸於道

張子曰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為天下也

范華陽曰象日以殺舜為事得罪於舜故舜為天子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得罪於天下故周公為相則誅之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故聖人同歸於道也

胡五峰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太則以事為大而處之也難矣

○聖人遇變而通

○聖人達自然之數

○大綱無定体

許魯齋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堯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使己子之不朱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後世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己私無與也

春秋

胡五峰曰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本可正而末可定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事故魯莊之大綱在於復讐也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仇不復名不正雖

論管仲

○大人礼楽正天下

○繫太肓 万世之安

論荀息

云齊不敢妄○論語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云云

仲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政矣

司馬涑水曰夫大人者（大德而中正者也）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正樂）

天下（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使綱紀文章燦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

已耶管仲相桓公伯諸侯禹迹所及（[illegible]）冠帶所加（[illegible]）未能使之

皆率職也（[illegible]）而儼然（[illegible]）自以為天下莫已若也朱紘而鏤簋反

坫而三歸歟其器豈不小哉

司馬涑水曰晉獻公（晉大夫）使荀息傅奚齊（獻公少子驪姬所生者）荀息曰臣竭其股肱

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亦大夫傅太子申生者）殺奚齊荀息死之（謂死奚齊之難也）君子曰

詩所謂（大雅抑之篇）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

焉杜元凱（名預撰春秋左傳者）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司馬公自謂也）失左氏之意多矣夫立嫡以長正也（嫡冢子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加寵申生）立少（謂奚齊）荀息為國正卿君所倚信（倚任也）不去明白禮義以格君心（正其言以救其非）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玷缺也在玉為玷在言為失也）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論也）非所以為褒也（獎也）

論狐偃趙衰

真西山曰狐偃（突之子）趙衰（夙之孫）晉文公（名重耳）以父師事之者也從亡十有（文公為太子時亡在外者十有九年之久）有九年其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瑕質脩身治國之道二子蓋未嘗講也故其始霸也請王者之隧闔天（三事俱見春秋中）

○古人推賢遜之意

論趙文子

○畢公見勤小物

○衛武以禮自反

子之邑勤天王之狩使二子嘗從事於格心之學棊以禮義迪其君詎至於是哉以行事考之惟用人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其餘則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二人而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旨又非舅犯所及

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老而偷惰形焉其視畢公踰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過九十而禮以自防何相去之遠耶此無他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為不然則昏於豢養敗於戕賊未老而已然矣

論趙文子

呂東萊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謙虛之至如体之不勝衣也其言吶吶然如不謹厚之至如言之不出其口也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衷甲之變貫甲於衣之內也左傳子木以衷甲衬人神閑氣定而不亂

晏嬰

○談笑当衷甲之変 晏子長不滿六尺名嬰齊大夫齊世家崔杼弑莊公立景公以崔杼慶封為相与國人盟晏子不從其辭不苟明理○不畏以事當至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嘗肯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事理之当然者也

論子產

真西山曰子產為政四十餘年事簡定然安如公從容回斡挽回斡旋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如遂子南米子皆之類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去也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爱惡村乱也之既稔者状着也不緩治以失其机事宜也有勸賞懲善詞惡也之公而無怨疾之過故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

○子產得聖門器使之道

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強考其所爲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有餘辭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至於用人各以所長盡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矣

總論

許衡論曰春秋人材固難指數（屈指數計也）若夫宏碩之器明敏之識端實之行正大之議論未嘗不相望於世如齊之鮑叔管仲晉之舅犯先軫郤克叔向宋之華元楚之子文蔿賈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此十數輩者皆以尊主而

庇民皆足以捍灾而制変者足以継絶世而興治平若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日語若求之漢唐全盛之際未見有出其右者然考諸人之事業其大者僅能輔其君以主夏爵其餘皆保全境内而已蓋春秋之時光岳分裂天綱地紀一墜而難振民彝國政一壞而難修事物紛類一紛亂而未易以整齊當是時雖有偉人特起欲以天下為己任吾知其材力無所施也

論毛遂

戰國

陳耆卿曰毛遂上不敎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卒能奮

毛遂者

論趙括

身決契著名聲趙苟非見異於人安能以有激乎吾觀戰

國游士所以策名當時致身將相快平生之憤酬夙昔之

願往往皆因所激而能致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

張儀相秦其友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仇激之也

故善用人者於其奮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

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其習安於豢豢之

餘而平生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或無以有見也

奇偉之人節俠之士

趙括虛張無實言大而才疎其父母知之趙之臣知之

敵國之人亦知之獨其君不之知耳人多謂以名用人失

若而使之為將蓋秦所當畏使括為將果為秦將所殺非即當將降坑長平

之趙括不知括之在趙未嘗以名聞也使括而以名聞於趙則秦當忌之矣而胡為利括之為將也趙括虛張謀之實已久聞於鄰國其主不知之耳

長平之敗不惟一趙括為之平原君實為之也蓋當是時秦拔野王而上黨路絕是上黨之在韓也有已亡之形而[illegible]秦有垂得之勢今韓以空名歸趙實欲嫁秦兵於趙也蓋馮亭狙詐之術耳夫秦日夜勞心苦力以蠶食於韓今上[illegible]黨有垂得之術而趙乃欲安坐而利之則雖強大不能得之弱小而弱小顧能得之强大乎且無故之獲有道之所

○魯仲連非策士所及

○頡頏於一世

深憂也非望之禍哲人之所甚禍也平原不見天下之大勢暗於狙詐之術忘龜鑑之名言而自速危亡之患則長平之敗是豈獨趙括爲之哉

論魯仲連

魯仲連亦戰國策士耳而奇氣疎節憤激陳義有非策士所能及者譬猶鸞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於山林其頡頏飛鳴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一旦受人之羈縶而豢養於韝圈之中則與雞犬何異何者惟其有所欲故也仲連惟不見其所欲故不受人之羈縻不甘人之豢養是以高飛長嘯而足以頡頏於一世雖未爲天下士而人固可以天下

論藺相如

士奇之矣

楊龜山曰秦藉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上大夫)區區持三寸舌入睚眦不測之秦卒能以完璧歸之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示以必死蓋亦摩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爲難且秦趙之不敵蓋椎雌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机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乃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势當是時使秦知趙璧

○全璧歸趙

終不可得而欲僥倖不死難矣君若是則尚安得為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為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相如為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惴焉而欲以頸血濺之豈所謂暴虎馮河而無悔者歟

論屈原

○千載一人

朱子曰屈原之心其為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辨論而自顯若其為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辨說所能全故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況於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夫屈原之

○屈原過於忠

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於聖賢之矩度（矩度法度）則吾已知其不能皆合於中庸（中庸至正也）矣尚何說哉

秦

論始皇

○王翦伐楚請田宅

○秦臣上下以術相

秦始皇（名政見本紀）用王翦將兵伐楚（翦頻陽人將兵六十萬[illegible]）翦請田宅甚衆曰不然則王疑我矣張氾陽曰君臣至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御（用心之巧也術數之術也）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提防也）其君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音去聲）難矣然當此時三綱五常（[illegible]）既已淪斁（淪沒斁壞也）使秦皇不疑其臣則臣下又移其權使王翦不防

論叢

其君則後日必被其禍君臣之風喪至此天下可知矣陳濤室曰秦斥太后於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後來輸忠者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廷何多直節臣也且其諫者非必皆社稷之臣皆貴戚之卿也非必皆沐秦之恩膺秦之爵也又非必皆秦之所產皆道言之士也而為是奮死而不顧蓋生乎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士仕於危亡之朝無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於波濤洶勇之閒游人之所不能泳與濟俱沒與汨俱出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為工耳若夫潢汙行潦蒭翁稚子可褰裳而濟彼

○後來愈出愈奇

豈以是而動其心哉此所以積尸秦庭而后來者愈出而愈奇也雖然亦已危矣逆[illegible]驪龍之頷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某焦者亦幸矣

論陳勝

陳積室曰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裹气客囊[illegible]陳涉乃其所不慮之戍卒猶能為天下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賤而古今猶幸之盖積萬年之憤而發憤於陳

○秦民渴湯武

生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西漢君臣

論弈

劉元城之與馬永卿論圍棋曰高低棋不甚相遠但高棋

○仁又得天下之心

識先後著耳漢高帝方與英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鋭布欲自殺後見帳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著也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處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又後著為先著也圍棋又有過行者高帝聞韓信欲為假王襲大怒謾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遠直當局而迷爾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

張南軒曰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高帝之興亦有合乎此定三章之約而民感之者深仁也從三老之

(死傷人者又從幽[illegible]除苛秦民大悅○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説曰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

誑而人從之者衆義也情其誠意不篤不能遂収湯武之(也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漢王從之)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由於此名正義立故也

懷潛室田楚懷王之立也(紀為天下之共義也)天將以興漢乎懷王之死也天將以亡楚乎夫懷王項氏(梁與羽也)所立者宜深德於項(羽[illegible]也)今觀懷王在楚曾無絲粟之助(謂其微小也)於楚而獨屬(附也[illegible])意於沛公方其議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illegible])死怨於秦所遣宜莫如羽者顧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illegible]不可殺人也)沛公之帝業蓋於是乎興矣至其與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王之(謂王其地也)沛公先入關而羽有不平之心(謂忿疾也)使人致命於懷王(致其[illegible]羽欲以關中之地復命於懷王也)盖以懷王為能右已也而

懐王之報命但如約而已（一如旧約也）以章莽一時之言而重於山河（[illegible]）冊書之誓（作誓書鐵券山河誓詞也）羽雖欲背其約其如負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項氏之興本假於亡楚之遺孽（[illegible]）（[illegible]）迫於亞父之言起民間牧羊子而王之蓋亦謂其易制無（[illegible]）他而豈料其貧能若是耶始而為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為天下之義主（世所共尊也）始以為有大造（大造功命也）於楚而今則視羽蔑如也則羽此心之鬱鬱（不得伸也）後悔恨豈能久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殺羽以為此吾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為辭（口辭也）也故自三軍縞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

於天下而羽始奄奄(不振之貌)九泉下人矣懐王之立曹不足以重楚而懐王之死又適足以資漢(助也)然則范增之謀欲為楚也而祇以為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智術謀慮也)所能及哉其所得為者天也(天以意也)此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所不得為者亦天也

問高祖為義帝發喪以罪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何異陳潛室曰為義帝發喪因人之短(不足也)而執之無君之罪在項羽挾天子以令天下負己之有而挾之無君之罪在曹操雖詭(詐也)之為名但一則(謂高祖)豪傑歸事奉動光明一則(謂曹操)奸雄不軌蹤跡

○規模家、遠可驗
○漢世不列之典
論文帝
○文帝不相廣國

暗昧

問高祖規模家遠何事可驗南軒言約法三章用三老董公仁義之說○沛公之初入關也與秦父老約法三章及項氏既戕天下一家而三章之法不改如山遠為漢世不刊之典真主一言其利溥哉

楊龜山曰文帝漢太宗以竇廣國竇皇后少弟帝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帝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外戚久念不可乃止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為私不用用申屠嘉○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累遷淮陽守文帝時遷御史大夫拜丞相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己也廣國果賢雖親謂不以親之嫌而廢不可廢果不賢雖疎謂不可以疎遠之故而用不賢者也不可用吾何容心哉

張南軒曰文帝制事周密謂不疏略也為慮深遠出深長遠懇惻之貌懇惻之意有以得人之心三代而下亦未易多見也有司請建太子本紀元年則先示慱

義誠足以感人

求賢聖之義而又推之於吳王（名濞）淮南王（名長高帝第四子）有司請王諸子則（立趙幽王子辟彊為河間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先推諸兄之無後者立之其辭氣溫潤不迫其至義誠足以感人心凡所以施惠於民者（若免田租除肉刑皆其實跡也）類非虛文皆有誠意存乎其閒其待夷狄盖亦有道以南越尉佗之強盜高帝猶難服（初秦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自立為南越武王文帝元年南越王佗反逆上乃遣太中大夫陸賈使南越賜佗書以撫循下令國中曰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今去帝制黃屋左纛願長為藩臣奉貢職矣）之而帝特施恩惠遣使遺以一書佗即自去帝制下令國中稱漢皇帝賢天子惶恐報書不敢慢乎嘗詳味帝所與書其首辭曰朕高皇帝側室（庶也偏也）之子也故佗報書首亦曰老夫（佗自稱也）故越吏也（言文稱老夫故稱吏也）文帝不以高帝側室之子為諱（隱也）則佗敢以越吏為辭（謙辭也）哉推此一端忠信可行於蠻貊豈不信哉以文帝天

○文帝遺意宜民

資之美，初政小心畏忌之時，得道學之臣佐之，治功之盛
豈不可以追三代之餘風。惜其大臣不過絳灌申屠，加之
徒獨有一賈誼為當時英俊，而誼之身蓋有多所可恨，而
李亦不見庸也。故僅能為一時之小康，無以垂法於后世。
如淮南薄昭之事，不免陷於刑名之家，至於即位歲久，怠
肆之萌漸，坦平之邪說，故得以入之，然終以其天資之高
故即悟也。嗚呼，賢哉！故予猶重惜其諸臣之無以佐下風

或問：肉刑唐虞夏商周皆因之，而不革，漢文革之何耶？
陳潛室曰：秦多古法，凡古人教民養民之政，掃地不存，
獨於肉刑以濟其虐，[illegible]文帝又有變之者，其善[illegible]
直以[illegible]成康[illegible]不[illegible]湯也。○問漢文[illegible]薄昭李德裕

〇仁厚中有神武
〇兩事不可同日語
〇
〇便是湯文以上人

以爲發之不當溫公以爲殺之當未知孰是潛室曰魚未免少恩然以文帝仁厚之資爲之乃是借一人以行法於仁厚中有神武耳曰問吳王不朝賜以几杖與唐之陵夷藩鎮跋扈者何異潛室曰文帝是純任德教權綱在上伸縮由己唐一句姑息懦弱倒持於下予奪由人兩事不可同日語

潛室云文帝資禀純粹者更能牽問徹底理會更易以上公

論景帝

胡五峯曰漢景（景帝）以郅都甯成爲中尉（大寅河東人景帝時中尉行法不避貴戚號蒼鷹）以嚴酷治宗室貴戚人人惴恐夫親親尊尊之道必選（誅也）天下有節行著德之人爲之師傅爲之交游則將有大人（大人者之人有德長君子也）君子可爲天下用何有憂其犯法耶

論武帝

張南軒曰武帝奢侈窮黷（志于神仙方技）之事與秦皇相去何能尺寸（言不相遠也）然

○武帝四事

○武帝表章六經

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寬大文景惠養其得民也深流澤後漶未能盡底非若秦自商鞅以來根本已壞民獨迫於威而強服耳此一也武帝所為每與六經戾矣豈真能尚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為稽古禮文之事未至蕩然盡棄名教如秦之為此二也輪臺之詔雖云已晚然詳味其詞盡真知悔者誠意所動固足以回天人之心自後不復萌前日之為思與民休息矣與卒死於行而不之悟者蓋甚有間此三也悔過之後侈欲之機息而清明之應生是以能審於付託昭帝之初霍光當政述文景

之事（勤於為民之事）以培植根本於是興利之源窒（塞也）而惠澤復流（行惠澤也）有以祈天永命矣此四也以四者相須維持（謹用事）是以能保其祚

（元狩四年 [illegible]）

陳濬室曰武帝之伐匈奴也不絕大漠不襲王庭則不足（[illegible]）以泄其怒其通西域也不窮河源不歷懸度則不足以快（太初元年 [illegible]）其欲其事土木也不千門萬戶則不息其聚歛也不告緡（元狩四年 [illegible]）則不休其深刑也不根株則不已其崇儒也不辟雍則不（[illegible]）與其務農也不代田則不為至其老而悔過不下輪臺之（代田一畝三甽 [illegible]）詔則不足蓋天地之間凡可以力致者武帝皆能以力致之而有不容於力致者獨其終身用力於神仙而不獲如（得也）

其意蓋嘗疑神於蓬萊覬形於海上魂交黃帝而欲接安（[illegible]）期矣公嘗父事少君師事文成（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拜為文成將軍）五利公孫卿而賓禮羣之士矣而卒莫能致也豈其力尚不足耶嗚呼武帝窮奢極（謂伐四夷以上事）欲以從富貴之樂使神仙道家之事為不虛（謂實有也）蓋非常之所（字也）可異矧其實無有哉

問漢法宰相（高祖所立之法也）必出於列侯武帝變而通之（語出易）是耶非耶陳瓚室曰漢法非軍功（汗馬之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既無軍功（謂新事文學而無汗馬之勞也）可論永無入相之路此高祖馬上之陋習（太史高祖罵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非三代之宏規武帝始任御史大夫公孫弘（弘起自徒步之中以明春秋一匹不四年而起取相賞以封侯則儉者不吝不予是所有據焉）為丞相封平津侯不吝厚爵重封

○武帝不善變

○武帝一舉而失

○變法所以難

以激勵儒者誠美意也然武帝以利而用儒儒者見利而求用利祿之門一開而士大夫之心術自茲蠱壞矣夫以列侯為相雖漢之陋規然而非軍功不侯則漢之良法使儒者而不可相則已儒者而可相則自版築而遽登相位乎何歉而猶欲假封侯以為重乎又武帝之不善變也夫相者既非真儒侯者又非軍功是武帝更張之善意不完一舉而兩失蓋自命相之法變而儒者之心術壞自封侯之法變而士大夫之氣習懷更張之善者猶若此更張而不善則奈何此變法之所以難也

○武帝足以有為

論宣帝

○漢立國規模

○王道精金美玉

○文帝資美而術高

○西京之亡自宣帝

朱子曰武帝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為惜乎無真儒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也出紀宣帝紀太子言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

張南軒曰宣帝謂漢家雜霸帝氏作霸也蓋亦不易之論自高祖取天下固以天下為己利而非若湯武吊伐之心至其立國規模總紀霸也大抵皆因秦舊仍也因秦法也而無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心帝布在方冊可考美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入關約法三章為義帝發喪仗義為義帝發喪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假借仁義之名以濟其貪欲之私耳其誠不孚也則其襍伯固有自來矣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襍也襍之則是亦霸而已矣伯者假仁仗人行以濟力也惟文帝天資為近之近乎王道也然亦襍於黄老刑名但其資美而術高耳至於宣帝亦自霸曰文則又伯之下者桓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

○宣帝善識治体

○宣帝識治勢

諭董公

○沛公激發天下之大机括

○祝太史日月爭光

是养民之意莖是而盡消靡矣

羅豫章云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治体者蓋中興之際内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或治郡不進則百姓疾矣烏可不責之夫一郡尚不况天下乎謂漢宣帝識治勢

許曾斋曰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之大機括者誰與三老董公說之以三軍司馬法万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素服共誅楚之弒義帝者順德逆德之辞昭然與日月爭光人心稍知義者其從順去逆已於此決擇矣董公此說又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子房號為帝師籌幄之間亦未見有此大計當時使義帝西天下為之響應若董公力也

論蕭何

○高帝在何術中

○一代宗臣

○蕭何相業之大以蕭何得力相用人之体

論韓信

劉元城曰蕭何治未央宮之意深矣蓋欲順適帝意以諷大事不欲令親其秘也故假辭云爾此何之深意也史氏見蕭何之意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說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

亀山云班固謂蕭何為一代宗臣非虚語何秉国鈞畫章秦法與民更始其法令終漢世莫之能損益也南軒云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営繕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杜故也此所謂業之大者又何為相之初首薦韓信為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為相用人之体

楊亀山曰韓信以機変之才用奇無窮所向風靡漢且名將也至其軍脩武也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臥内奪

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與其禁防潤
踈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
未遠與

論張良

張南軒曰子房（万氏曰張良之祖開地相韓[illegible]凡五世）五世相韓韓為春秋復仇之義其狙擊秦政

○子房儒者氣象

非輕舉也其復仇之心苟得以一擊而遂焉則亦慊矣子
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終為韓而漢之爵祿不足以羈縻
之故子以為有儒者之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多得與其出
處大致也至於計策不沒於售而所發動中節能使高
帝從之有不肯釋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屈伸進

○子房非有求于帝

○張良見明計熟

已而動無不得必豈獨可以知計名哉

陳潛室曰沛公有三傑故能迁漢中而卒定三秦項羽無三傑故雖王三將而終不能有三秦嗚呼羽非失險也失人也夫項羽以巴蜀為死地（无用之地）而謀迁沛公沛公亦以死地視巴蜀而忿嫉項羽當是時也取舍屈伸之理惟蕭何知之故何勸王王漢中收用巴蜀（今之四川）還定三秦及其既就國也項羽肝肺之謀惟張良知之故良說王燒絕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必蕭何所以強沛公之行而張良所以安沛公之心也張良可謂見之明計之熟矣至於韓信登壇之日

○三傑真
人傑

○三子智
謀略同

○張良去
用高祖

畢陳平生之畫略論楚之所以失及漢之所以得漢一[illegible]

舉兵而東秦民其為沛公取為三降將耶其三秦遂定之[illegible]

謀所以卒定於韓信之手也噫三傑真人傑也蕭何張良

有卓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韓信兼錚漏之餘而徑勸

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禁其出也其出也所以用其入也

三子之智謀略同故壓楚之效同也

程子言張良去用高祖如后來立太子事去使高祖又
徙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
龜山言張良終始為韓方良始從沛公為韓報秦也緯
王成立歸漢歸韓因說沛公燒絕棧道豈復有事漢之
意又見成為羽所殺又復歸漢欲為韓報羽也至二下
定於是陳引辭歸為韓願此之[illegible]至是方已其[illegible]

○曹參卒

燒棧道之時亦似有意使人疑王成者在以良輔天下亦可知

曹參可謂善克己者參本武人被堅執銳是其所長至其治國為天下乃以清淨無為事氣質變矣

論陵

張南軒曰呂氏欲王諸呂獨問王陵周勃陳平三人若蓋亦有所憚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固足以折其姦心矣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知呂氏將悚懼縮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然從之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謀然則呂氏之欲篡漢二子實助之雖有本安社稷之言尚何道哉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疏矣酈寄不可劫北軍不可入呂祿之謀行則亦殆哉人臣之立朝徇義而忘利

○人臣立朝徇義

害所不當顧也使人臣當危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徇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於後則國家何賴焉夫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illegible]其始終之論皆以毋子天性為言拳々然日以復廬陵王為事其所以紆徐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授五龍夾日以飛[illegible]仁傑豈必功業於其身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為法

朱子曰叔孫通[illegible]為綿蕞之儀其效至於群臣震恐無敢喧譁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群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illegible]

○出処可卜事業

論趙堯

○金注

○只而帝用趙堯之策

大尊君卑臣之法會兩生之不至亦以是耳矣（上書謝弟子兩生不肯行曰礼樂積德百年而后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

叔孫通定礼樂召兩生不至曰礼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予豈以其有重難進有所不為故以大臣許之蓋用其出処之間可卜其事業也

楊龜山曰高帝患之於趙王而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猶推）也（子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且呂后以忿忍之質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久矣一貴強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為高皇計者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凌賤者（貼也）不迫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關雎（詩序）之詩豈特無人彘（詳趙惠）之禍而已哉

論季布

楊龜山曰季布（楚人項羽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帝購求布甚急布乃為奴賣於朱家朱家…）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也斯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謂不輕於死也）夫死非其所（謂所不當其死者）固賢者所重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謂…行以死則舍生而取義也）固之為此說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入相桓公）是皆未明春秋之法也（斷班固立言之非）楊子曰明哲不終項其義得之矣

論亞夫

胡五峰曰周亞夫（勃子相景帝）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以殺身亡（亞夫以獄死而…）宗（霍光以驕…宗族誅）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知道者天地相似

張南軒曰賈生（洛陽人…）英俊之才若董相（名仲舒為江東王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賈生上治安策）策

論賈誼

二子氣象如在目中

〇三表五餌

論賈山

賈山借秦為喻

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有激發慷慨之氣焉

雖若幾而不切然反覆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音焉

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

是矣

龜山云誼之三表五餌其術疏矣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上之一生彼將一至此三表也賜之華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美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楊龜山曰孝文恭儉慈仁而賈山借秦為喻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如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

論馮唐二

○汲黯寢淮南之謀

○實要汲黯义有足称

論卜式

山之惜秦不為過也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發之深中其病（廉頗李牧俱趙之良將也）也夫李牧之為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決於外（軍中置市市之有租稅也）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李牧得不從中覆[illegible]）魏尚守雲中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即以法繩之（魏尚事也）以是較之文帝不能用李牧信矣（論頗牧之辨）

龜山云武帝時淮南王欲謀反然畏汲黯之節義況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夫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況不為黯者乎○實要為相推轂士類尊用儒術亦以去不撓招賁其節义有足称者

陳潛室曰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粟助邊方事南越而（[illegible]）式願父子俱死（上從匈奴輸粟之式上書請父子俱死南越）天下方事匯財而式猶欲餘助公家之

卜式

[illegible]

凡式之所樂為者皆衆人之所難為而武帝之所欲為者式輙揣其意而先為之故天下因式獲罪者十九而式之寵眷偶首以為有用於天下及武帝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黜式乎式乎何不先衆人而為之乎

常熟下奉曰以濟室公誠善論式矣但式以家財讓弟、貧而後分給之則孝友之行不可不錄

劉元城云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然謀臣西南夷下用卜式郭解二非得大臣之体

〇二事得失臣之際

論張湯

或稱張湯矯偽刻薄而後嗣顯榮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司馬涑水曰所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不隕饕餮三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與

惡之謂耶欒書有惠於晉晉人思之[illegible]黶雖剛愎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鄉族逐亡然則黶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黶之餘殃也[illegible]祖父有德子孫為不善難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祖父為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有餘殃被[illegible]之是以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家替[illegible]鯀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illegible]若張湯者雖險詖人也有子安世保輔漢室[illegible]寔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以是光顯於後獨歷永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論魏相

○魏相許史之累

○詭遇獲之心

○於誠宰相事

張南軒曰魏相所存不得為正觀其有許史之恩則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為重此說遇獲窩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為相亦有可取者四方異聞輒奏言之此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猶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凡此在他人不知憂者而相獨知憂之亦繫乎有聞矣故予甚惜其進之不能以正也進不以正則牽制徇從之事必多而感格正救之風或鮮矣

○規模與孔明何異

○國家根本之慮

○漢將誠當以趙充國（封營侯）為最（謀首術也）凡將之病在於勇而不詳（周密也）也充國聞西羌（羌國名）之叛則不敢以遙（急救也）度而曰兵難遙度（遙中度計度也）願馳至金（縣名）城（郡名）圖上方略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孔明進軍渭南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閫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慮其使百姓安邊圍疆而西戎坐消（消休也）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

司馬涑水曰丙吉為丞相出逢群盜格鬬死傷橫道不……

論吉

見牛喘而問之以為陰陽不調此乃宰相之職[illegible]
之愚竊以為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坐[illegible]
所設施而陰陽自調蓋以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
洋溢薄於宇宙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災眚時至
萬物阜安耳當丙吉為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
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
喘以求陰陽不亦踈乎且京邑之內盜賊縱横政之不行
孰甚於此若曰守令之職守令不脩當責何人非執政者
之過而又誰歟昔士會為政晉國之盜逃奔於秦子産為

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可乎愚以為丙吉自知居其位而無益於世飾智譎問以掩其迹抑亦自欺而已矣

張南軒曰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要當艱深其慮正固以

○用人當公天下之選

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人才兼收以强國勢謹其爲勿使有差容其机或露庶几有可爲者而二子処之盖甚昧矣況其所爲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不惟其賢惟其附己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龍之汙穢亦欲入其黨彼豈有以召之也雖然未可以一失断昔人之平生也若更生經歴憂患晩歳氣象殊勝於前処王氏之際庶几爲憂國敢篤者矣

論龔勝

司馬涑水曰王莽慕龔君賓之名而必欲致之君賓不勝逼迫絶食而死班固以薰膏之語譏焉過矣昔者武王誅

論莽

一亂政之匹夫伯夷叔齊猶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死猶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況於王莽獵漢累世之恩爲篡偽而盜之又欲誣齊清士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撓則志行之士非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默焉明保其天年又責其不能詭辭曲對若薛方然蓋夬卽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哉

陳潛室曰王莽劫龔勝以著其節孔賓下士以釣其名

○謂伊周復出

分布當實以承其意誦事毋后以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其恩意上下之勢既成而人皆知有莽矣於是力為險[illegible]之行以觀耀當時封邑不受位號不居視天下爵若將浼為天下之見其苦心知此迹以其無他而謂伊周復出故其避丁傅也天下莫不稱其貧其歸也天下莫不訟其冤一辭采女而詣闕上書者千數辭益封而吏民上書者八千人辭新野田而前後上書者至四十八萬蓋當時惟恐莽之一日去集舉國以授之惟恐其不受夫莽斗筲之才雷霆之智兒曹之恩妾婦之行而乃擁竊大物豈非厄

會然哉

朱子曰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良字）近黃老而曉暢不露

東漢君臣

張南軒曰光武之不任功臣為三公蓋鑒高帝之弊而欲保全之然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祖之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夫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高祖正犯此義是不能保功臣之終為光武者要當察吾大臣有如韓彭之徒者則當以是待之若

論嚴光

（陶[illegible]四[illegible]衛開國之元勳也光武[illegible]之[illegible]三子者[illegible]之也）寇鄧賈復則又識明而行修量洪而況遠與共圖政豈不可乎顧乃執一槩之嫌（嫌疑也）廢太公之義祇以為私意而已矣且其所責於大臣者特為吏事（有司之事）大臣之職（尚衡之職也）顧如是乎方當亂定之後正宜延（升進也）登用賢才與共圖（謀也）紀綱以為垂世長久之（垂裕後世也）計而但知以吏事責三公（大尉鄧禹司空宋弘司徒伏恭[illegible]）其貽謀之不競亦宜矣

張南軒曰考子陵（嚴光字子陵有高名少與光武同學）之言論風旨亦非必欲長往而不返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為甚詳也以謂光武欲為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辨之而無待乎已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其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諫議大夫）

助成東京風俗

李固杜

李杜精忠勁節

享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為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卧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為力不已多乎

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凛乎猶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畏懦不啻如糞土也但恨於幾會節目之間処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論之不素耳李固方舉於朝即就梁商之辟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弒也固為首相不能致其之姦而反聽命受制於賊此其失之

○朱穆有羔羊之節

論荀淑

○光武明章之烈

於後也度(料也)固之意蓋欲隱忍以待清河王之立(孝桓帝曾孫也)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乃所以成冀之姦謀(隱忍所以成之也)殺身不足道而社稷重受(禁錮者也)害矣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昔人所謂忠有餘而才不足也)而無克(制也)亂之才可勝惜哉杜喬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贊(贊助也)固為之矣及繼固為相已制命(受制於人命也)於冀相與就死悲夫

龜山云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為其立朝議論有是稱者然以穆之賢而從梁冀之辟烏為貞孤哉

朱子曰溫公(司馬光)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漢世祖也)之烈而不知建安(獻帝年號)以後中州(猶言中原也)士大夫只知有曹氏(曹操也)不知有漢室則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毆(驅也)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荀淑(桓帝時稱)

明物省神君 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奕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叔之子仕為郎中…
空 朝及其孫彧則彧之孫有才名遂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宦傳殘虐也而不知為非盡
劉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陽谷凶虐也而漸圖謀也所以全身就事之
討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

論陳寔 ○行己立身有法度

黃勉齋曰陳太丘潁川人名寔…為太丘長○張讓…歷官宮送張讓父喪人以為善類賴以全活者
甚衆如此則枉尺直尋言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見孟子而可為士君子行己立身有法度
有義有命又以行身…豈宜以此為法天地如此其廣寓大也民物如此其衆
使使東漢人也使東漢善類盡為宦官所殺世亦何嘗無善類哉若是
其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倚賴也太丘如此之屈枉道

辱以全其身哉

張南軒曰竇武陳蕃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也政事房闥二也宦官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之謀但欲速決為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雖有罪然豈無輕重先後之倫乃欲一槩施之非天下之公理矣且使人人自疑反締其黨與而速其姦謀善處大事者顧如是耶況其所自處者又各有失武於靈帝踐位之初一門三侯安肯封植如此其誰心服乎蕃

雖辭齊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只潔身之為耳任天下之重止如是哉然予每讀蕃辭之疏未嘗不三復嘆息其辭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蓋鮮矣亦足以見其忠义之氣也可勝惜哉

論趙苞

程子曰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柰何遽戰乎不得已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發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東京當國

張南軒曰東京當黨錮諸君子蓋嘉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

處之未盡畫其天資之高而嘆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乃時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頹敗矣而諸君子曾不少貶以狥於世慷慨所致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喪章復肯頋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処自修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以圖濟其為不可驟也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噓枯吹生自為題榜主角眩露昧夫処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色痛擊豪強數輩以為事業在是矣

又進而居高位則果於有為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矣是非其所处有未盡為可恨歎若諸君子之不為死生禍福易操其間如李膺杜容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群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存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天則然之實处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使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其必有道矣或以為陳太丘之事為得其中以予觀之

太宜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盖天資又加美焉耳而與之所處深誠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倚至送宦者之葬以此見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是為當時人物之領袖然収斂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為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黃叔度亞顏氏之科

三國君臣

論昭烈帝

朱子曰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

○孔明有王佐之心

○孔明三代之佐

取荊州爲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謂權中有正正中有權本不相妨也）

程子曰孔明（諸葛亮字）有王佐（王者之佐伊傅周召之徒也）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爲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

諸葛亮 張南軒曰諸葛武侯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所逆覩

萬世相天下之法

所能逆睹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

吳臨川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謂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此孔明語也可以為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為相之體哉於楊顒之諫又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為敵國所窺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夫既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國之

○子美知孔明之心

○寡欲養心之助為多

所窺若是者、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當時事勢、如以一木支大廈之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豈恤其他矣哉。可已而不已者、楊顒之諫、謂之勞。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庶乎知孔明之心者。

朱子曰、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

為多焉

總論

○張良近大公之材略

羅豫章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材略諸葛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材大任小惜哉

○天下奇才

司馬懿稱武侯天下奇才

○讀書独观大旨

朱子言孔明讀書独观大旨然亦豈無欠闕処

楊龜山曰荀彧闇開河冀擇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

論荀彧

荀彧智[illegible]人

奮謀以舒倒懸之急亟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行道之勇智人之智也）乃独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董昭欲以丞相進爵國公荀彧不從之也）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欲以晩節蓋之歟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亂臣（篡逆之称）宜其難矣觀其臨大義斷大謀操[illegible]強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之伯業（伯者之業）至其威加海内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謂其篡逆不順也）是猶揚瀾潰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一簣障之尚可得乎

論元帝

晋君臣

張南軒曰為國有大几大幾一失則其弊隨起而不可禁

○祖逖擊楫

所謂大幾三綱是也晉元帝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觀其規模以原其心度之所安盖亦自為封殖之意而無慷慨謀國之誠懷帝蒙塵迄不聞勤王之舉愍帝之立竭重寄委制詔深切而亦自若也祖逖建擊楫渡江聊復以兵應其請及從而制之使不得有為則其意不在中原也審矣愍再蒙塵懼天下之議己則陽為出師之勢迁延顧望終歸罪於運餉稽緩殺一無辜令史以塞責赤青之異亦深切矣夫受君父之委託而坐視其禍変因時事之艱難而覬幸以自利三綱淪矣惟其大幾既失故其所以建國規

檄亦復不競亂臣賊子不旋踵而起也使元帝痛懷敗亡之
難篤君臣之義念國家之仇鼓忠義之氣比向討賊名正
理順安知中原無嚮應者以一祖逖猶幾以自振況腑臟
之親總督之任數路之勢何所不濟哉惟其不以太公為
心而私意蔽之甚可嘆息也

論溫嶠

○絶裾

溫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為晉室名臣獨所恨者絶
裾之事也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劉琨之檄傲倖投
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已多乎就使太真
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勳烈如此亦浮雲之過太

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使太真順母之心而終非其

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身無愧焉能以此易

彼哉故予謂太真稱為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尚

論古人則有可憾者矣

論殷浩謝安

殷浩謝安少有重名方其未用也人皆以公輔期之及

其既用事業抑何相遠也陳潛室曰東晉諸賢大抵務飾

名節不務實用幸而成功則為謝安如其無成則為殷浩

然安能矯情鎮物浩則遇事周章較是輸他一着也

○較光輸他一着

魏鶴山曰世之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

論陶潛

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是亦近之而公之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着其迹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咏因言成詩因咏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吳臨川曰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強宗國不忍見宗國

○四賢君臣之義重

○東晉人

諡

○東晉人物脫出

○靖節趣

趙於亡遂沉江而死韓為秦所滅張子房（張良字）以五世（其先韓人）相韓

韓亡不愛萬金之產為韓報仇卒克遂其志（謂博浪沙椎秦後從高祖滅秦也）孔明初見昭

烈即勸昭烈跨有荊（荊州今為湖廣）益（益州今為四川）圖伯業復帝室後卒償其所言晉

陶淵明（陶潛字）自其高祖長沙桓公陶侃為晉忠臣（佐王敦有功）及晉祚將易

既無昭烈可輔（孔明之事）以與漢又無高皇可倚（張子房之事）以報復志碩莫伸

其（忠憤鬱悶也）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詩蓋四賢（謂張子房孔明淵明也）者其遇時不同其為

人不同而君臣之義（君臣不可離之義）重則其心（忠君之心無不同也）一也

朱子云顧榮賀循乃東晉人望

南軒云方略素定故安靜而不撓若安者其在東晉人

物中傑出有識

臨川言節趣高志遠識趣越古今而設施不必

古今
○崔浩自比子房
論太宗
○太宗有濟世安民之志
○關雎麟趾之意安在
○功過不相掩

朱子言崔浩之傳命人也雖自比子房然却李得子房數了子房之權數姑以見禍耳他却真箇要做

唐君臣

陳潜室曰孤隋之暴何止桀紂若欲行湯武之事但當正其（正其）君分以名義伐罪也名吊伐不當自陷於盗賊而脅父（詳唐紀）以起兵以斯舉事是以亂易亂也惜乎太宗有濟世（謂濟世安民之志）之志傷於欲速（言其急於欲速不擇其義也）迫切反以堂堂礼義之師自將於亂臣賊子（謂君有父之師）之倫惜哉

程子云貞觀之治雖幾於三代之盛然關雎麟趾之意安在

朱子云肅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而即位分明是篡（功過不相揜可也）

程子曰天下寧無魏公（北庭人名徵）之忠亮（忠謀明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

論幾微　達成而今事大宗可采

○仁傑社稷之臣　楊龜山曰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之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武后其瀕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感而悟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僥幸事之成乎

論陸贄　楊龜山曰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

○論天下事當以此法　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宣公在朝自以不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近時惟杜門集古方書而已

論楊綰

可謂知進退者（[illegible]）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illegible]）

養素自重耶

東萊云楊綰為吏部欲去科舉后世皆以為不可但未之知耳及為相半年而死志業不及施其時如陸贄楊

○論治道貴有規模

綰論治道當有規模

論張巡

司馬涑水曰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辨慧拳捷矯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

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之毀其勝、者耶

揔論

羅從彥曰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誤耶夫人主知賢而不能用未若不知之爲善知佞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爲愈苟知賢而不能用則善無所勸知佞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雖然武帝

○所論可為萬世鑑

知賢而不能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疏焉太宗知倹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姦而復用焉石守道曰巍巍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后考其所論可為萬世鑑惜其不推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不過有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能知人則姦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褻之自明皇言之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惠妃蕭嵩楊思勗豈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清心知

〇人主致治之本

〇文帝兼二者之長

〇治亂消長之机

心其人主致治之本歟

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儒蓋察常累明而儒反害仁也

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儒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

元仁矣而失之儒若唐德宗則察而不明高宗則儒而不

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劉元城曰嘗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真朋黨而不能去者

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此實治亂消長之机不可不察也

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賢者而在朝

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也唐之

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巧相傾覆而害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人之不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真朋黨而不能去也蓋君子之進則志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狥私立黨以固寵黨之與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髮辨之不早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也

呂東萊曰兩漢以來明君良臣屬意於邦本者多矣賈誼治安之策言雖忠而道則疎義府承華之箴言雖切而心則詐无稹教本之書言雖華而要則寡用智囊為家令則

○漢高規模比三代
○太宗做得驁規模
○真千古英雄之得
○周世宗有天下之量
○文正公以天下為

法也

輔之非其人開傳望延賓客則處之非其地養之無其宗

之無術無惑乎其治效之卑汙蹇淺也

潛室云漢高有帝王規模本不嚴到其地位自是天人推出來所以規模也只代太宗事事了得求之居之第一個人為其必欲做帝王不待天人有安排所以只做得個一番規模又曰光武太宗身經百戰真千古英雄

五代

朱子云周世宗亦可謂有才而不可量後見元稹均田圖便慨然有意

宋

論范仲淹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

以天下為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

已任

○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

論韓琦

○德業無愧古人

○天下文章莫大於是

○韓公服義

評司馬光

○聖人不過如此說

○溫公近經緯條理

朱子曰韓魏公（名琦字稚圭封魏國公）為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為相歐陽永叔（修之字）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

程子嘗與韓公范公泛舟於潁湖有屬吏見韓公求薦程子曰公為州太守不能求賢顧使人求君乎范公曰常事耳程子曰只為有不求者則遺而不及知是以使之求之也韓公無以語愧且悔者久之程子顧范公曰韓公可謂服義矣

張南軒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雖聖人不過如此誠近於經緯理者矣

○申呂二公出処優劣

問司馬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仰重呂申公亦就新法不合罷歸然卒未起申公知河陽申公又嘗為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發樞府人以二公嘅然為優劣程子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諫臣不得不退外

論王安石

程子曰王介甫名安石字介甫之言道以文焉謂雜也耳矣夫有道者不矜於文謂大抵學之門啓口容聲皆至德也衛學極其盛

論鄒浩

○君子有過中求無過

鄒浩諫立劉賢妃為皇后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謂詐為直以沽名也程子曰君子之於人原其心之發而不覺其人之咎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論曾肇

非盡得

楊龜山名時字中立[illegible]曰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為得大[illegible]臣之體人以為楊龜山稱其人[illegible]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大臣之体

論宗澤

○宗澤恢後之計

論李綱

○一世偉人

○趙鼎中興名臣

朱子曰宗澤（欽宗朝為副元帥以兵勤王高宗朝為留守上表請復圖無所不用其力）治兵禦戎以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其所建論所謀畫（謀畫大義）是非利害昭然可觀驟驟乎中興之基矣而又耿南仲（胡封人端明中力主和議高宗嘗曰南仲誤朕天下共知）沮之於南京時汪黃（○汪伯彥黃潛善）沮之於淮甸時動掣肘使不得一有所為惜哉

李綱（仕欽宗高宗朝為宰相責天下之望以一時用舍為社稷安危在用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初不少衰）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閒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宗 朱子云趙鼎為相也是好臣一人而已然當時不滿人意處亦多且如辦伊洛之學又不大段理會得故人皆以是款之

論胡銓
○諫書与日月爭光
○子韶人物甚偉

眞西山曰洪忠宣公之節無媿蘇武而高宗所以寵錫之者有過漢廷其褒表忠義皆可為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秦檜武之見抑不過不為公卿（三公九卿）耳而公方遠竄山之北復貶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為甚而檜之罪又浮於博陸也

張南軒曰（諫書乃大可與日月爭光）胡澹菴大節極好其諫書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朱子云張子韶人物甚偉高宗時除講筵上嘗云朕得群臣只是爵至誠張問退居禁中時如何上云只是爵至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辭間張奏云即此便是不誠其盡言如此

總論

○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

○睿主規模自別

○聖賢事業未易到

程子曰嘗觀自三代而下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為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

胡武夷曰自熙寧元祐靖國家事多變更當其時固有名益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光庭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易明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

○百代殊絕人物

○心事如青天白日

吳臨川曰韓司空（名良字子房）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名亮字孔明）唐司空狄文惠公（名仁傑字懷英）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名仲淹）四人之功業不盡同而其為百代殊絕之人物則一文成身事漢而心在報韓仇文惠身事周而心在復唐祚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故邵子称其忠且智焉（見經世書）忠武扶漢於末造文正佐宋於盛際究局公平廣大設施精審詳密心事如青天白日雖時同異易地則皆然（同異之時不同而所然之心易地則一也）故朱子稱其磊磊落落（言其胸襟磊落也）無纖芥之可疑也

性理約義七卷終